

王族 著

# 第一页

出走

痛

偷鱼

与诗歌相遇

一只碗突然碎了

听来的鬼故事

他在很多年前就已经死了

说鬼的人

她的影子在飘

他能看见鬼

鬼要害他

鬼会跟着你

纪晓岚笔下的鬼

飞贼村

火车制造的死亡

一场大风

座位

黑夜中的幻想

事件的方式

马车翻了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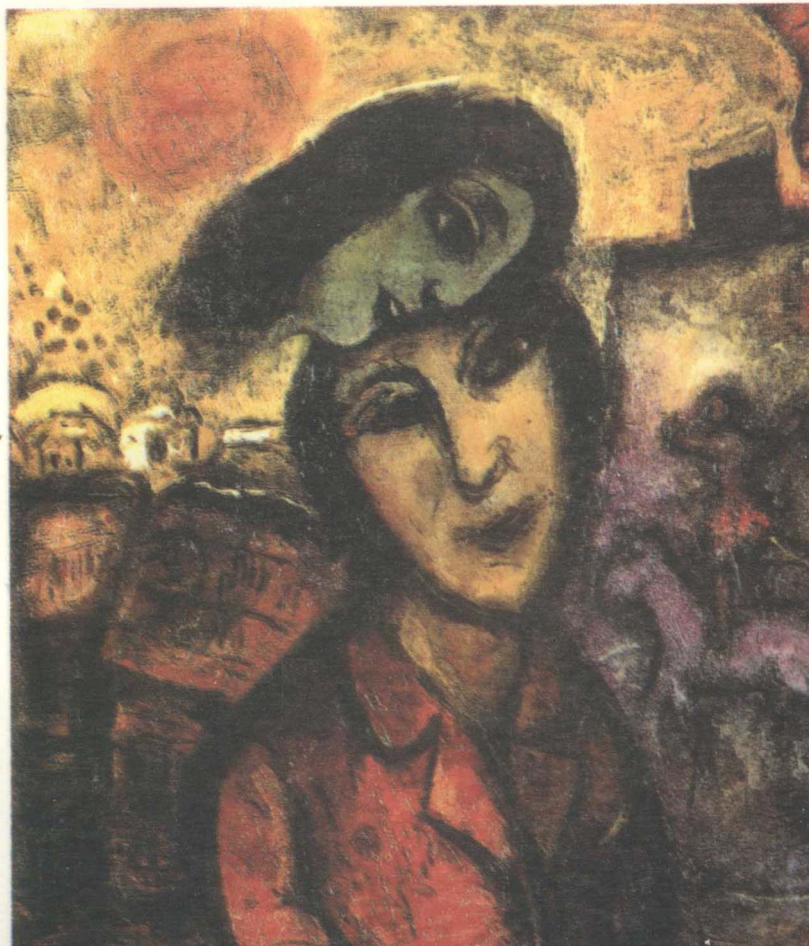
死亡

树的生长



“在场散文”书系

新疆美术摄影出版社





# 第一页

王族◎著

## 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第一页 / 王族著. — 乌鲁木齐: 新疆美术摄影出版社, 2011.8  
(在场散文书系)  
ISBN 978-7-5469-1710-8

I. ①第… II. ①王… III. ①散文集 - 中国 - 当代  
IV. ①I267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11)第 172988 号

选题策划 王 族  
责任编辑 刘 彤  
封面设计 党 红

## 在场散文书系

### 第一页

---

著 者	王 族
制 作	乌鲁木齐标杆集书刊设计有限公司
出版发行	新疆美术摄影出版社
地 址	乌鲁木齐市西北路 1085 号
邮 编	830000
印 刷	三河市信达兴印刷厂
开 本	880 毫米 × 1230 毫米 1/32
印 张	8
字 数	180 千字
版 次	2011 年 9 月第 1 版
印 次	2011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
书 号	ISBN 978-7-5469-1710-8
定 价	16.00 元

## 在场的旗帜是介入

——“在场散文”书系总序

◆周闻道

以存在意义的显现为指向的在场,其最鲜明的特征就是介入。或者说,在场主义的旗帜就是介入。

按照语词含义,介入,就是“插入两者之间进行干预”。它至少包含了三层含义:一是深入的,而不是表面的。是“插入其间”。二是积极主动的,而不是消极被动。“介入”本身,就是一种主动出击,而不是守株待兔。三要“干预”。不仅仅是了解,也不是旁观,而是要以社会公义和普适价值,激浊扬清,匡正时弊。在场写作的介入,强调作家的使命和责任,强调散文的身份、地位和境界;提倡散文要扎入最深处的痛,要贴近灵魂,体贴底层,揭示真相,承担苦难。

介入是由在场的本质决定的。在场要求最充分地显现存在的意义,而现实又往往把意义遮蔽在重重迷雾之中,在获取真实、真相,抵达本真的途中,必然会遭遇许多不可避免的阻

隔。面对这些阻隔,是回避,绕道,折中,还是迎难而上,破除它,越过它?这不仅是一个方法论问题,而且决定是在场还是缺席。在场需要有介入的勇敢和责任感、使命感、紧迫感;在场主义认为,介入就是“去蔽”、“揭示”和“展现”,是在作家的良知与责任驱使下,对本真,或真理、真相抵达的勇气。

介入的主体是作家。写作是作家的写作,存在首先是作家的存在。一位作家,并不是散文写好了就在场了。真正的勇士,要敢于直面惨淡的人生;真正的在场写作,要正视苦难,敢于担当。作家的存在状态,社会意识,政治意识,悲悯意识,不仅反映了是否介入,怎样介入,而且反映出作家对社会的态度和立场。只有通过对社会的深度阅读,对生命的透彻了解,才能抓住社会的本质;只有抓住了社会的本质,才能抓住时代的核心;只有抓住了时代的核心,才能获得时代的人心;只有获得了时代的人心,作家及其作品才获得了永恒的生命。这既是生活的逻辑,也是写作的逻辑,更是在场的介入要求。

作家应有强烈的介入意识。现实情况是,我们的不少作家,似乎更喜欢古典文人学士式的儒闲优雅,更接近于庄子式的逍遥。这种看似出世、超然的精神状态,不仅与时代严重疏离,而且由于它对现实的逃避,对场的缺席,必然与本真的方向背道而驰,结果是走进精神的牢笼。有的作家虽然写了现实与苦难,但从中看不出作家的主体意识,没有介入、悲悯与担

构中。越是接近本真的精神,越具有介入价值。反过来说,介入的价值和意义,只有在接近本真中才可验证。在场写作,就是通过介入,最大限度地把存在的终极价值显现出来。

介入是依靠语言来实现的。如何表现事物的本真面貌,揭示存在意义,传达世界的终极价值,作为一个作家来说,唯一的方式就是写作,用语言来表现,“说出”或介入。正如维特根斯坦所说,“语言的界限就是世界的界限,对语言的驱使有多大,世界就有多大。语言不是工具,而是我们的存在方式”。但是,语言真的能够完美表达吗?或者说,就算这个作家已洞察了世界的奥秘,达到精神自由的境界,想介入,敢介入了,在他的写作文本化后的语言,真的能够完美地表达他内心的想法吗?事实并非尽然。

揭示存在意义的方式有很多种。写作是一种,还有“艺术语言”。比如音乐的声音,绘画的色彩,舞蹈的肢体。它们对世界本真的表达,或许更加形象生动准确。蒙娜丽莎的一个微笑、维纳斯的一肢断臂,耗尽了我們多少文字都无法说清楚。禅宗根本就不相信语言,他们提出“教外别传,不立文字。直指人心,见性成佛”,他们实现精神自由的方式是“棒喝”,在“棒喝”中彻悟,“放下屠刀,立地成佛”。但是作家不能。作家对现实的介入,只能用语言。我们必须尊重语言,依靠语言,用好语言,敬畏语言。相信语言的力量能够全面地彻底地“直

指人心”；相信语言不仅仅是在场精神的一种表现形式，它甚至是全部的答案。苏轼对语言是有绝对自信的，他语言的境界以“辞达”为止。因此，不是需不需要用语言表达，语言能不能表达的问题，是我们应该怎样对待语言，或者用什么语言表达的问题。应当说，语言的在场，就是最有效的途径。

在场主义所说的语言介入，就是“追求语言的敞开、澄明与本真。”“敞开”就是开放，打破陈言熟语的约束，探索语言的多种可能，展现语言的多个侧面。这是一个破解的过程。但是，探索不是目的。当我们把语言的多个侧面展示出来后，我们需要沉淀，达到语言“澄明”的效果。这就如同太阳光经过三棱镜后会现出七色彩虹。三棱镜不是将太阳的色彩变异，而是还原，回归本真。还原的目的，是要实现语言的本真。雷蒙德·卡佛说：“我曾无意听到作家沃尔夫对他的学生说：‘别耍廉价的花招。’这句话也该写在一张卡片上。我还要更进一步：‘别耍花招’，句号。”“别耍花招”，这就是追求语言的本真。语言的本真就是精神的自由，就是对世界的彻透。

在场的旗帜和使命是介入。介入让作家找到了精神的皈依，也让在场写作拥有了无穷魅力和多种可能。加上我们的包容、友善与责任感，我们的前景是无限开阔光明的。

2011年8月15日

## 目 录

在场的旗帜是介入 / 周闻道

第一页 / 1

出走 / 7

痛 / 14

偷鱼 / 20

与诗歌相遇 / 26

一只碗突然碎了 / 32

听来的鬼故事 / 40

他在很多年前就已经死了 / 45

说鬼的人 / 51

她的影子在飘 / 59

他能看见鬼 / 63

鬼要害他 / 72

鬼会跟着你 / 80

纪晓岚笔下的鬼 / 88

飞贼村 / 97



火车制造的死亡 /105
一场大风 /110
座位 /115
黑夜中的幻想 /121
事件的方式 /128
马车翻了 /135
死亡 /143
树的生长 /151
唱歌 /157
河流 /167
鹰 /174
地域 /184
绝望的小偷 /190
回家 /196
请客 /202
外遇 /208
微小的偷窃者 /213
乡村厨房 /219
地下宫殿 /225
王国里的杀戮 /229
被灾难覆盖的农场 /233
吃树 /237
过河 /241

## 第一页

5月的油菜花把田野覆盖成了黄色海洋,风一吹,便涌动出好看的波浪,同时也弥漫着浓郁的油菜花香。油菜花是最具集体意识的草本植物,不但一株紧挨一株,而且开出的花朵也形状统一,色彩一致。养蜂人这时候正用卡车从南方将蜂箱运入我们村子一带,早于北方一两个月的南方油菜花已经凋谢了,这些追逐油菜花的蜜蜂猎人必须到北方再进行一次甜蜜的捕猎。

放蜂人往往会选择一个比较宽敞的草地摆放好蜂箱,然后搭起帐篷,再在帐篷前修一个做饭的土炉子,就算是又安顿下了家。他们把蜂箱打开,蜜蜂们便急迫地飞出来,田野顿时被它们“嗡嗡”的声音覆盖。油菜花近在咫尺,它们只需一次短暂

的飞翔就可以到达。村里也有很多人养蜂，我小叔就是其中最热衷的一个，但大家用的都是传统养法，把一根粗木头掏空就算是一个蜂箱。由于养蜂方法简单，所以每年几乎收不到蜂蜜。村里人称这些从远处来的蜜蜂为洋蜂，称自家养的蜂为土蜂。无形的比对让村里人在心理上承受着屈辱，但这种屈辱却无法发泄。因此这些养蜂人在我们村这一带养蜂的两个多月时间里，村里人看他们的目光中总是含有仇恨，我小叔更是骂个不停，他认为洋蜂抢了土蜂的蜜。

又一辆大卡车行驶了过来，它已经在村子周围转了好几圈，均因找不到合适的地方而无法卸下蜂箱。最后，他们选中了离我们家不远的一块草坪，给父亲边递烟边请求容许他们在草坪上放蜂。父亲没有接他们的烟，用打量外地人的那种不屑目光打量了他们几眼后，便同意了。他们很高兴，从车上卸下了蜂箱。父亲在后来，听口音他们是江苏人，应该不会偷东西，就让他们在这儿养蜂吧。

车上的东西快卸完时，从驾驶室里走出来一位身材很高的女人，她很有礼貌地朝父亲点头微笑了一下，但却对站在父亲身边，已经十三岁的我并没有看一眼。我当时并没有在意她对我的忽略，也没有细细打量她，但我没有想到，正是这个女人在后来使我青春期的骚动第一次萌发，对女性有了一种莫名的冲动和幻想。

一场大雨后的一个中午，我从屋后的牛粪堆底下挖出十几条蚯蚓，然后用线串成一团，绑在一根竹竿上去暴涨的河中钓鱼。山上的雨水带着泥土味流到了河里，河中的鱼被呛得受不了，纷纷游到岸边的清水中躲着，这时候有一团蚯蚓沉入下去，它们便争先恐后地去咬，手握竹竿的人等待着它们咬蚯蚓时传上来的振动感，一有动静便迅速提起，有四五条贪婪的鱼就落入了早已准备在一旁的竹篮子里。这虽是简单的钓鱼方式，但因为诱饵太过于致命，所以上当的鱼周而复始，前者刚刚身陷囹圄，后者又鲁莽直前。也许鱼是兽界最缺乏智慧而又最没有自控能力的一类，所以总是抵挡不住致命的诱惑，让自己被人果腹。这时候全村人都在用这种方法钓鱼，河边随处可见蹲着的人。我的运气不错，一步跳到了河中的一块石头上将竹竿伸进去后，便因竹竿频频传来振动而不停地迅速提起，好家伙，不一会儿钓上来的鱼便在竹篮子里乱跳起一窝。这时候，我身后传来一声轻柔的呼唤，我回头一看是那个放蜂的江苏女人，她满脸微笑，似乎对我钓了这么多鱼很是欣赏。我不知道对她说什么好，于是便低下头专心致志地钓鱼。鱼真是多啊！我不停地往竹篮里钓着，竹篮很快便沉了起来。有的鱼被钓入竹篮后乱蹦乱跳，溅起了水花，惹得站在河边一直看我钓鱼的她开心地笑着。

终于，她按捺不住也想钓鱼的急切心情，叫了一声我的名

字,然后说了几句我听不懂的江苏话,但我从她的手势上明白她也想钓鱼,我跳回岸上,让她跳到石头上去,把竹竿和篮子递给了她。她用我的方法很快便钓上了鱼,高兴得满脸洋溢着喜悦之色。这时候,我看见了她的乳房。她由于弯腰蹲着,加之上衣的一颗扣子开着,所以我便看见了她的一只乳房。但她由于钓鱼入迷,对此毫无察觉。意外的目睹让我的心跳得很厉害,一股很热的东西在体内奔涌,我觉得自己十分下流,便赶紧扭过头去。隐形的魔法师为我过早地打开了密码箱,按照常规,这个密码箱应该稍晚一些打开才对,但现在却过早地打开了,按我当时的理解,我觉得那是一个邪恶的深渊。但过了一会儿当我再次注视她时,她的那只乳房仍吸引了我的目光,更要命的是,她的身体再一次刺激了我,我被她躯体的美妙线条吸引住了,我第一次觉得女人的身材居然这么好看。我愣愣地看着她,我当时的神情一定是反常的,好在她并没有发现我的神情。

我青春期的第一页被这个女人揭开了。

我隐隐约约感觉到这第一页上有着怎样的内容,但究竟该怎样去填写我却一无所知,我的内心充满了恐惧。不安分的小兽在我身体里窜动,我越是想让它安静,它越是变得狂妄,似乎要彻底改变我的意志,让我听从于它去做些什么。我对那个女人充满了想象,一个隐秘的世界在我内心建立,她的影子听从隐形魔法师的指挥,和我在这个世界里欢娱。当然,这个隐秘世

界最终在一片虚空中化为乌有,我被抛入残酷的现实世界。我控制不了自己,有事没事总从她的帐篷前走过,希望能与她说话,但她像是很怕太阳似的从不出来,帐篷紧束的门把她遮蔽在一个我无法想象的世界里。我祈求上天再下一场大雨,那样的话我便可以用钓鱼的方式接近她,但老天爷不睁眼,天空每天晴得连一丝乌云的影子也没有。

我陷入回忆和冥想之中,在心里回忆着那天的情景,想象着种种可能发生的事情。我那时候不知道自己正处于典型的青春期反应中,我内心充满恐惧,因为在那个年龄看见女人的乳房是我从未预料到的事情,但我同时又在内心压制着些许欣喜,意外的目睹让我似乎感到自己过早地看到了幸福,一枚苹果就在眼前,我似乎一伸手就可以握住。

她在无意之中引导了我青春期的期待与幻想,但对我的误导同样也不可避免,我上学时神不守舍,不知道老师在讲台上讲些什么,放学后经常不知道该往哪里去。虚空世界中的影子似乎在向我招手,但我却抓不住,并为此耗尽了气力。二十几天后,我觉得身体软软的走不动路,我知道自己生病了,但我却不对父母说半个字。我恍恍惚惚走到她的帐篷后,那一刻我感觉她在帐篷里,于是便失去理智用手摇动帐篷,她跑出来瞪着眼睛呵斥我:“你干什么?走开。”这次,她为了让我听明白而讲了普通话。我当然听明白了,但也伤心了。我设想的剧情并没有上

演,一块黑色幕布倏然拉上,失落迅速将我包围。几天后,我再次神不守舍地走到了她的帐篷前,然而我看到的一幕更让我伤心,她与一起放蜂的一个男人紧紧拥抱着在接吻,那个男人的手同时伸进她的上衣里抚摸着她的乳房。我突然觉得那是一只罪恶的手,我甚至觉得我二十多天前和今天的目睹都是可耻的,我恐惧得转身就跑。

两个多月时间很快过去了,所有的放蜂人在一个夜晚都将蜂箱装车拉走了。我去她住过的地方看了看,一些没来得及入箱的蜜蜂在那里嗡嗡乱飞,我知道它们因为离开了蜂箱,不久就会死掉。她走了,没有留下任何痕迹,就好像从来没有来过一样。我的内心一片空白,但我同时又有一丝欣慰,她的离去终于让我变得轻松了。

几个月后的一个夜晚,我做梦梦见了她,她模模糊糊地在我前面走着,我不知该如何面对她,犹豫间她已走出很远,背影变得更加模糊不清。梦醒后,我觉得脸上有冰凉的东西,用手一摸,才发现我做梦时流泪了。

## 出 走

我在县火车站的售票窗口前徘徊，眼睛在那一溜火车站名上看看去。天水—南河川—渭南—新阳镇—秦安—陇西—定西—兰州……我想离家出走，十三岁的躁动心理让我无法好好上学，心想只要离开家，到外面去一定会很好。我含糊不清地对父亲提出了不想上学，想去外面的想法。父亲什么都没说，一脚踢在了我的屁股上，我疼得无力站立，身子好像要在地上软成一摊肉泥。我在内心第一次对父亲产生了仇恨，把他闹钟上调时间的螺丝帽卸下扔进了河里。我觉得河水可以把螺丝帽冲走，他永远都找不回来。结果，我的屁股上又挨了两脚，但这次却感觉不到疼了，因为我心里有了发泄的快感。挨了两次踢，我反而下定决心要走。叛逆像一位为我画出



了清晰线路图的引导者,我的内心为这张图激动不已,觉得去实施图上的内容才是我生命中最重要的事情。今天早上,我揣着十块钱来了火车站,我觉得只有火车可以把我带到外面去。

刚才在牛肉面馆吃牛肉面时,我认出了邻桌的一位女孩,她是唱皮影戏的,去年到我们村里唱过。她长得漂亮,而且秦腔也唱得很好听。今年又到了唱皮影戏的时候了,她又随戏班出来唱戏,她和去年一样穿的仍是一条牛仔裤。我边吃牛肉面边想,她看上去比我大不了多少,既然她能离家在外面,挣钱,到处走动,为什么我就不能呢?吃完饭,我觉得心里踏实了很多(不排除吃饱了的原因)。我在一个烧饼摊上花两块钱买了七个烧饼,本来一个烧饼三角,七个应该是两块一,但摊主见我掏出了两块钱,如果卖给我六个便是一块八,还要找我两毛钱,他想挣这两毛钱,所以便给了我七个烧饼。我的十块钱在刚才吃牛肉面时花了一块钱,现在又花掉两块钱,口袋里还有七块钱。这样细细算着账,我觉得自己是聪明的,是可以打理自己的人生。我拎着装烧饼的塑料袋径直走进了火车站。我内心有兴奋也有紧张,我要走了,我第一次为自己作出了一个重大的决定,尽管我不清楚自己到底要走向哪里,更不清楚前面有什么在等着我,但我坚信只要一脚迈出去,路便就有了。

售票窗前没几个人,不一会儿便都买上票走了。我掏出五块钱递进窗口,说,我买一张到陇西的票。刚才一番寻思,我放